

# 复 仇 的 火 焰

闻 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## 复仇的火焰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14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17 $\frac{9}{16}$  插页 3

1982年7月北京新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0,500

---

书号 16019·3489 定价 1.60 元

## 重 版 说 明

闻捷的叙事长诗《复仇的火焰》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长诗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。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，也占有一定位置。

全诗分为三部，主要是塑造新疆人民在解放前后的历史形象。前两部展现了我人民解放军浩荡进军的雄姿，历述了党的工作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，团结各族人民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情景，生动地描绘了草原特有的风习和如画的自然景色。错综复杂的情节和动人心弦的抒情结合在一起，笔调活泼，文字优美，色彩浓郁，引人入胜。第一部于一九五九年（一九六二年重版）、第二部于一九六二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
《复仇的火焰》第三部于六十年代前期写出初稿，其第五章和尾声，分别于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发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，诗人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三日被迫害而死，第三部原稿随之不知去向，经多方查询，始终没有结果。这是不幸中的不幸！这是我国现代叙事长诗创作中的一个遗憾和缺陷！我社现在重版第一、二部，收

第三部幸存的两章同时印出，供读者驰骋自己的想象，也是对于诗人的缅怀。

闻捷，原名赵文节，一九二三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高资镇。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参加中国共产党，一九四〇年到延安，一直在解放区和革命队伍里从事新闻工作和文艺写作，是一位才华闪烁的诗人。他的成名之作是诗集《天山牧歌》。一九七八年我社已编选出版了《闻捷诗选》。

现将《复仇的火焰》第一、二部和第三部的残章合为一本再版，书前加印了作者遗照，并改署了他的签名式，以资纪念，以饷读者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二年五月



作 者 像

## 目 录

---

---

序诗 .....	1
第一部 .....	11
第二部 .....	247
第三部(残篇) .....	501
尾声 .....	543

# 序诗



一个秋高气爽的黄昏，  
我打马走过浩渺的苏干湖滨，  
沿着胶轮大车留下的辙迹，  
朝向旅途的终点行进。

这时候夕阳光彩眩目，  
阿克塞草原格外的妖娆动人，  
遍地野菊托出一盘盘蓓蕾，  
密集的红柳兜起清风。

那些乘兴归来的牧人，  
踏着黄尘吆赶温驯的羊群，  
他们那山泉一样清亮的歌喉，  
涓涓流出满怀的欢欣。

马拉割草机飞驰而过，  
尘雾里闪出骑手飘洒的背影，  
拖拉机卷动着钢铁的履带，

牵引的斗车载满笑声。

浑圆的落日沉入大漠，  
千万道金光辐射湛蓝的天穹，  
浮游的云朵凭借它的光辉，  
千奇百怪地变幻无穷。

平静的湖水光润如镜，  
映照出满天五颜六色的流云，  
湖滨的芦苇轻飏白色花絮，  
追逐向南飞去的雁群。

暮霭从地面冉冉升起，  
渐渐遮蔽当金山雄伟的腰身，  
而在那高空翻卷的云海里，  
飘浮一溜积雪的山峰……

我被黄昏景色陶醉了，  
任凭我的马随心任意地缓行，  
我象个久别归来的哈萨克，  
胸中充满激荡的感情——

辽阔的阿克塞草原哟！  
如此吸引过路旅人的眼睛，

你这甘青新三省的黄金界石，  
祖国边疆的一颗明星。

勤劳的哈萨克兄弟哟！  
如此激动远方来客的心灵，  
你们这千秋万世的草原居民，  
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。

我若是一个写生画家，  
便会用画笔蘸着天上的彩云，  
描绘你们闻歌起舞的生活，  
你们心花怒放的笑容。

我若是一个行吟歌手，  
便会打开号角般嘹亮的嗓门，  
歌唱你们朴直敦厚的性格，  
你们生龙活虎的姿影。

我若是一个即兴诗人，  
便会拨动心灵上清脆的弦琴，  
抒发你们征山战水的壮志，  
你们建设草原的雄心……

黄昏的景色千变万化，

满天晚霞刹那间都化作暮云，  
苏干湖也失去斑斓的色彩，  
阿克塞草原雾气飞腾。

夜幕从天上悄然落下，  
湖光和山色在雾中倏然相融，  
只有当金山隐约的雪峰上，  
挂起闪烁的北斗七星。

我的马已经迷失方向，  
在原地不安地打转和低鸣，  
人声鼎沸的部落究竟在哪儿？  
离这儿还有多少路程？

秋风吹来袭人的寒气，  
旅途的奔波又使人精疲力尽，  
我今夜在哪儿能得到晚餐？  
又将寄宿在哪顶帐篷？

远处陡然地升起篝火，  
我不禁从心坎里涌出笑声，  
那火光红得象五月的石榴花，  
映亮草原茫茫的夜空。

我的马昂首长嘶一声，  
飘甩着鬃毛一直向火光飞奔，  
时而溅起沼泽地带的泥浆，  
时而撩起积水的响声……

我借着火光仔细打量，  
篝火的四周围坐着七个牧人，  
一面“青年牧马队”的红旗，  
插在帐篷顶唰唰飘动。

七个牧人惊愕地站起，  
随后兴奋地争接我的缰绳，  
他们听说我贪看景色而迷路，  
轰然发出友好的笑声。

牧人们邀我向火坐定，  
慷慨待客一如他们的父兄，  
他们夸赞我象真正的哈萨克，  
才如此迷恋草原风景。

也许我这意外的来客，  
增添了七个牧人今夜的豪兴？  
晚餐后他们又抱起东不拉<sup>①</sup>，

---

① 哈萨克的一种乐器：二弦琴。

## 向我歌抒自己的衷情——

“我们的歌为什么欢欣?  
因为那初升的太阳染红天穹，  
阳光照耀在哈萨克的心上，  
幸福的花朵越开越红。”

“从前天上飘浮的白云，  
多过阿克塞草原漫游的羊群，  
如今我们有了真正的祖国，  
羊群象白云一样蜂涌。”

“从前地上翻滚的河水，  
赛过哈萨克牧人高亢的歌声，  
如今我们走上康庄的大道，  
歌声与河水一同啸吟。”

“我们的歌为什么优美?  
因为那闪光的天梯矗立地平，  
哈萨克攀着它稳固的梯阶，  
就能登上人间的仙境。”

我谛听湖水轻轻荡漾，  
谛听琴弦挑起豪迈的笑声，

和他们放开喉咙纵情地高歌，  
心头荡起强烈的回音。

我凝视火光微微跳荡，  
凝视七张带着稚气的脸孔，  
和他们脸上饱含幸福的微笑，  
眼前敞开回忆的大门——

年轻的哈萨克牧人啊！  
你们可依稀记得童年的命运，  
你们怎么离开巴里坤草原，  
最后定居在苏干湖滨？

年轻的哈萨克牧人啊！  
你们夏日放牧在青葱的草坪，  
你们的父母可曾面带微笑，  
追忆过去又盛赞如今？

年轻的哈萨克牧人啊！  
你们冬夜聚集在温暖的帐篷，  
你们的父母可曾眼含泪水，  
悔恨自己而告诫子孙？

年轻的哈萨克牧人啊！

你们可曾思考过严肃的人生，  
你们怎样美化祖国的边疆，  
成为草原建设的先锋？……

我耳边响起一阵哗笑，  
将我从深沉的回忆里唤醒，  
原来七个天真无邪的哈萨克，  
正在欢迎我高歌助兴。

由于一个战士的职责，  
我感到一股激流在周身奔腾，  
于是畅饮一碗清涼的马奶，  
慨然应允主人的邀请——

“青年牧马队的队员们！  
我感谢你们今夜接待的盛情，  
但是我没有那金铸的嗓子，  
怎能扬起铿锵的歌声？

“请允许我讲个故事吧！  
这故事久已蕴藏在我的心中，  
它的名字叫《复仇的火焰》，  
好客的主人慢慢倾听。”

1960.11.24. 写于兰州  
1961.5.13. 改于北京

# 第一部分